

生命的气味

吴霜

近日,开始有演出邀约了。先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纪念日活动,演出在仅有八十多平方米的会议室内进行,观众席中只坐了二十几位领导和一些工作人员,而节目是实时向全国直播的。这是疫情发生之后现时的新型工作状态。

那天早晨,当车子来接我的时候,提着化妆包,仓促下楼,进入车中。坐稳后忽然发现,麻烦了!没戴口罩!

四个月了,从来没有忘记戴口罩这件事。出门进门戴上口罩摘下口罩,必要时把口罩暂时放到包里需要时拿出来再戴。

老爸陈良廷走了,走得那么突然。尽管在他生命最后的12天,我一直陪护在他左右,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一现实。

老爸从事翻译工作近60年,译作无数,可他为人低调淡泊,谦逊。面对“资深翻译家”的光环,面对多次媒体采访,他都直言,我不是英文翻译的科班生,大学没毕业,是个“留级生”。相反对他的朋友朱曾汶、董鼎山、吴芳、任溶溶等却给予了高度评价,“他们比我行,他们能写,我不行。”

晚年老人家虽年过90,仍坚持每天阅读,他是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,每天下午4点过后,他必亲自下楼到报箱取报。

在病榻上的前两天,他还在念叨他的老友朱曾汶、吴芳等当年在老大昌的聚会,喝咖啡聊天,还在念叨老吃客任溶溶,还有电影演员刘琼。可也就两天时间,老人家突然失忆了,谁都不认识了,进食也发生了困难。

爸爸是个孤儿,从小被祖母从广东潮州领养。可就在一年半前,也是在仁济医院住院,他突然告诉我们,他从小脑海里就有一段记忆,他好像是在海边长大的,有一艘很大的船和一个很大的锚。现在他说他又看见了那个锚。当我们问及,你希望身后葬在哪里?他说,他想和妈妈的骨灰混在一起撒在大海。

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,老爸既是慈父又是严师。我小学时遇到写作文,写完请他看,他马上会说:自己读过吗?读通顺了再给我看。虽然我也是个编辑,近几年也有几篇拙作见诸报端,可偶尔有两篇在见报时出现了笔误,老人家得知后,毫不客气给我以严厉批评。但私下里,他却把我发表的所有文章剪下来,收藏好。在疫情期间我曾多次上门探视,陪他聊天,他还问起我在上班吗?最近在晚报上有稿件发表吗?

我是2013年开始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发表文章的,可以说我发表过的多数文章都与我的老爸有关,或是写我老爸、老爸的朋友;或是老人家提供的素材,或是老人家逐字逐句帮我修改。去年底、今年初,老人在我的纵容下,亲自提笔为夜光杯写了《忆巴金二三事》《初涉翻译》,可是一眨眼,他竟……老爸既是我的老爸,可近10年的频繁接触,推心置腹,我发现他更像我的良师益友,我们之间有很多话题,可惭愧的是,老爸的译作我读过的不到三分之一,我觉得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向他学习讨教,如今却已追悔莫及。

2018年年底,在仁济医院干部病房走廊里曾出现一幕令人动容的场景,两位白发老人抱头痛哭,其中一位就是我的爸,还有一位是他的好友、翻译家郝运先生。老爸是获批出院来和老友道别的,也许冥冥之中两人都意识到这是永别。果不其然,时隔半年,郝先生走了,今日,老爸也走了。或许老爸是要去找他那些故去的好友了。

值得欣慰的是,老爸的噩耗刚传出,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江苏译林出版社相继发来唁函,澎湃新闻、今日头条、上海书报、上海译文等网络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和显著位置刊发文章,对老人家对英美现当代文学翻译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。老爸,你一路走好!亲朋好友以及广大读者是不会忘记你的。

上,一百多天来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过口罩?口罩快成了我们的精神依赖了,似乎有了口罩在身边就不会被病毒侵扰,就会十分安心,十分踏实。一只小小的口罩,曾几何时竟然承担了汪洋大海当中一根定海神针的威力?

我其实一直就有戴口罩的习惯。每年冬天我都会戴口罩,且往往是在天气刚刚清冷的时候就把口罩找出来了。熟悉我的家人朋友都知道我在冷天必须有口罩傍身,否则就会

六神无主。这是有原因的,因为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有遇冷空气会犯鼻炎的毛病,我也不知是什么时候

着的道,总之我经常会在冬天红鼻子红眼流鼻涕淌眼泪,那滋味不好受。当然,北方长大的人从小就会在四季里经受风吹雨侵,得一点小病小灾的也是常事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加充分的理由和口罩这个事物亲近起来,那就是:

我是一个唱歌的,声带喉咙是我吃饭的家伙,保护我的呼吸系统成了我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。

因此,从今年疫情开始之前我就早已戴上口罩了,而当整个中国都被要求戴口罩的时候我早就是个老“罩民”了。戴上口罩,果然大大降低了被染上病毒的几率。我们的国情是,病毒在全民皆兵般的铜墙铁壁面前且战且退,几乎是走投无路了。然后就是,当我们心情愉快地看着病毒一步步被逼到死角的时候,蓦然回首,发现一件事。

这一百多天,我们错过了多少好时光!其实这一百多天里,我并没有一直傻待在家里不出去。可不像我的一个女朋友——她跟我说,从大家被号召不要出门以来,三个多月她竟然从未出过门,甚至几乎没有下过楼。我电话里问她是不是太过紧张了,紧张到连精神过敏的程度。难道你连下楼倒垃圾都省了?结果她说,就是下楼倒垃圾的时候看到旁边单元门里出来了一堆人,其中好几个是从头到脚裹着厚厚白

色防护服的医务人员,看样子是同楼的人里出了感染病例了,那个阵仗真把她吓到了。

虽然我是随时随地戴上口罩,但至少我还是每天都会下楼的,尤其是当清晨和夜晚,我都会下楼去。因为疫情之下,家里的阿姨不能来上班了,我要每天几次带着两只小狗下楼去小花园里便溺,这样,我便一直没有与室外的空气脱节。记得那些时日,尤其是清晨,楼下空旷的场地空无一人,只有我一个人带着狗走在甬道上,穿过楼与楼之间的小花园,已经是深冬,冰冷的空气,无声的楼宇,除了我没有其他人。即便周边没有人,我也没有摘下口罩,中国人同心同德一致对敌的好习性好态度在我身上得以体现。

直到前不久的一天,我又下楼去,楼宇间依然是人影稀少,季节进入春夏,气候变得温暖。我摘下了口罩。一瞬间,我站在那里,被惊呆了。

我忽然间闻到了一种气味。很久都没有闻到的气味,而且可悲的是,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与那些气味久违了。这该死的疫病,竟然早已无形中剥夺了我们多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那些内容。

在那个清晨,我摘掉口罩的瞬间,霎时就觉得宇宙万物中有一股股无形的气体勇猛地向我冲来,然后包裹住了我,把我团团围住,令我动弹不得。我闻到了尘土味、草籽味、树叶味、炊烟味、食物味,甚至还有动物粪便味和垃圾箱中散发出的腐味……

这么多的味道,一时间让我几乎无法分辨出孰优孰劣。我只是觉得很久没有闻到这些气味了,如今感觉那垃圾粪便的气味竟也会如此亲切,真是太奇妙了。

于是,我总结了,这些气味的背后是有更深刻的内容的。尤其在我已经一百多天口罩被封、嗅觉失灵了之后,这些气味给了我巨大的启示,那绝不仅仅是气味,那是生的、活的、有呼吸有脉动的。

那些气味代表着生命。我今天知道了,原来生命是有气味的。

我的爷爷和奶奶

——替孩子写的话

任溶溶

我的爷爷和奶奶真要好,每天总一起到公园走走。大家说他们老来还拍拖,真不假。我希望所有的爷爷和奶奶都这样拍拖,上茶楼饮茶吃点心。这样的老夫老妻多么好啊!

当然,我更高兴的是,他们去拍拖,上茶楼饮茶还带着我。一对老夫老妻带着一个孙子溜达,也是福气的表现啊!



然不知道自己已经与那些气味久违了。这该死的疫病,竟然早已无形中剥夺了我们多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那些内容。

在那个清晨,我摘掉口罩的瞬间,霎时就觉得宇宙万物中有一股股无形的气体勇猛地向我冲来,然后包裹住了我,把我团团围住,令我动弹不得。我闻到了尘土味、草籽味、树叶味、炊烟味、食物味,甚至还有动物粪便味和垃圾箱中散发出的腐味……

这么多的味道,一时间让我几乎无法分辨出孰优孰劣。我只是觉得很久没有闻到这些气味了,如今感觉那垃圾粪便的气味竟也会如此亲切,真是太奇妙了。

于是,我总结了,这些气味的背后是有更深刻的内容的。尤其在我已经一百多天口罩被封、嗅觉失灵了之后,这些气味给了我巨大的启示,那绝不仅仅是气味,那是生的、活的、有呼吸有脉动的。

那些气味代表着生命。我今天知道了,原来生命是有气味的。



皋兰路 (油画) 黄石

18岁时,我在北方的森林里伐木。开春,我们扛斧背锯,进入那片原始森林。翠绿遍野,群鸟躁乱。布谷鸟的叫声似乎是雄性的鸣号,带着叽叽喳喳尖厉的鸟鸣合唱,它们带给我空旷、遥远的感受,让我沉浸于森林的无边、原始和荒古。很多年里,我一直把众鸟的啼鸣,看成是森林里的福音。

几十年后,我重返大兴安岭。森林里的采伐,已经禁止很多年了。走在林场的小路上,看到白桦树仍然纤细瘦弱,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女;壮硕、挺直的樟子松也未见踪影;早上和午后,仍能听到密林深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,却已经听不出当年原始的意味。

提及当年进军大森林,我没有了豪气和勇猛,更不敢大声不断地吹嘘在雪地套野兔、在河里捕野鸭、吃当地人送的“四不像”肉。对森林生态的破坏,至今没有完全恢复。生态,曾经是一个陌生的词,在认识它以后,我常常对这个度过自己青春时光的遥远的北方,默默祈祷。

人类是在向大自然的索取中生存的。可是,人类的无知伴生的无畏,裹挟着享乐、猎奇、炫耀,无休止地对大自然巧取豪夺,乃至猎杀那些远离人类的异族的生命。自然界愤怒地对人类的报复和反击,却让我们猝不及防,目瞪口呆。

闭关屋宇,听闻武汉街头传来大灾劫难出现的悲痛场景。看到千万名医者,置生死于度外,决绝逆行。拥抱挥手之间,令人泪下。我们为什么没有跟栖居于树林、洞窟里的蝙蝠、穿山甲、果子狸,早早地说一声:你好!兄弟。

静守中,想到了一位同事。多年前,他去非洲旅行,除了好奇于非洲的原始部落,就想去看东非的动物大迁徙。从坦桑尼亚出发的几百万头斑马、羚羊,穿越几千公里,去肯尼亚草原觅食,这一声势浩大的动物壮举,搅得这位同事心旌摇曳。疾驶的吉普车,在离奔腾的斑马很近的地方,不知是车声搅乱了斑马,还是看客舞动了吉普。瞬间,车翻人亡。

一个白净的帅哥,魂断非洲。现在,仍有人兴致勃勃地去围观动物界的这一悲壮之举。动物们寻找草原维持生存的无奈,被人类看成喜剧。你的扰乱,会有生命之忧,也会有身染病毒之虞。如果斑马、羚羊们有语言表达的功能,一定会毫不客气地说:人类,你离我远点!

几位朋友曾给我讲,他们看到大马哈鱼产卵的情景,惊讶的表情,让我看到了惻隐之心。那里是俄罗斯境内,一个江海连接处。正是大马哈鱼回流产卵季节。他们看到,一群群大马哈鱼,鼓着肚皮,从海里迎向顺流而下的江水,一次又一次地逆流冲击,要翻过阻碍的石块,一次不成,再冲,直至冲过石块,逆向而入江河。

当地人告诉他们,这些大马哈鱼的母亲,产了卵,就会死去,全身通红。他们拿出照片给我看,按捺不住感叹:为了孩子,去赴死,大马哈鱼有多么伟大的母性。一物一世界,人类之外,地球上无数我们不认识的世界。

“对大马哈鱼的母亲,我怀有敬意,这样惊心动魄的繁殖过程,怎么忍心打扰。”一位同行女士动了感情。

我笑谑:动物世界欢迎你!我们的异类,都是鲜活的生命。为了人类的生命延续,祖先千万年进化出的吃食,已经搅乱和撼动了大自然。歉意和感恩,简单的衣食住行,是我们行走于大自然中,应有的表情和行为。

走进阳台,能看见古老的钱塘江静静地流淌。一百多年前,地球另一端的梭罗先生面对沉静的瓦尔登湖,已经在思考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。现在,我面前的这座城市,正笼罩在透着不安的宁静之中,有无数的人,也开始反思,我们该怎样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,让大自然继续护佑它的子民。

我从森林中走来,带着满眼的绿色和不绝的鸟鸣。我有痴愚的执念,在我们走出疫区,喧嚣的声色犬马席卷重来的时候,应该会以清醒和朴素收敛起横行的欲望。

我祈望群鸟的歌唱,不再被市嚣淹没,那是我森林里的福音。

我从森林里走来

宁白

